



葛红兵◎著

未来军团

FUTURE WARRIORS

三部曲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未来军团
FUTURE WARRIORS

葛红兵◎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军团三部曲/葛红兵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6.5
ISBN 7-5391-3408-9

I.未... II.葛... III.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8673号

未来军团三部曲 葛红兵/著

责任编辑 邓滨

特约编辑 赵海萍

阴牧云

装帧设计 许菲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mm 1/16开本

印 张 25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7-5391-3408-9/I · 867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三部曲」



START >>>



克隆危机



换脑阴谋



二一〇一年夏季新学期开始已经三个月了，但是，阿川还是不知道新数学老师的名字，只是知道她姓朱。其实，大多数同学都不知道她的名字，而她又恰恰和他们的班主任朱公正老师一样都姓朱，怎样区分两个朱老师呢？大家已经叫惯了班主任“朱老师”，只好委屈一下新来的，用一个代号吧，于是，就有人叫她“小朱”（小猪）。渐渐地，班主任朱公正老师也受了牵连，有些同学开始叫他“大朱”（大猪）了。

当然，虽然绰号一样，但是表达的感情并不相同。和大朱已经相处了两年多，大家感情深得很，叫他大朱不但没有诋毁的意思，相反觉得亲近了一层，不过对于小朱大家就有点儿揶揄的意思了。

这会儿，小朱又板着脸点名了。她上课前总是要点名，把大家弄得紧张兮兮的，小朱似乎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同学们服帖。其实这又何必呢。阿川一边竖着耳朵听着小朱点名，一边想，大朱经常和大家嘻嘻哈哈没大没小的，大家不是一样尊敬他？恐怕小朱这样做是出于不自信吧，她担心大家不敬畏她。

如果老师都是让同学们爱，而不是让同学们怕，那该有多好啊。

一会儿，小朱就点到二十六号可儿，往常可儿总是“刷”地站起，然后是清亮的一声“到”，可是今天教室里却出现了一阵凝重的休止。没有



人应声，也没有人站起来为可儿请假作解释。小朱尴尬地停了一会儿，在点名簿上做了个记号，然后又继续点了下去。轮到阿川的时候，阿川故意压低了嗓门慢慢地应了一声“有”，惹得大伙儿轰地笑了起来，旋即笑声又在小朱严厉的逼视下像爆破了的气球瘪了下去。

阿川因为可儿没有来，又因为爸爸吩咐他早些到水厂去排队买水，还因为爸爸后天又要出差了，这回一去恐怕又是好几个月，他真是没有心思听课，可是小朱偏偏一个劲儿地提问，就像这窗外的雨一样地让人讨厌。阿川干脆把书竖了起来，支在课桌上，让书挡住自己的脸。

阿川想，大人都有心情不好不想干事的时候，小孩难道就不会有心情不好不想听课的时候吗？如果我有十节课都是认认真真地听的，那么能不能有一节课可以稍微开一点儿小差呢？他希望学校里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一个星期里，允许每一个学生选择一天，这一天这个学生可以合法地心不在焉、合法地打瞌睡、合法地神思恍惚，而不必一边儿心神不宁一边儿还得提防被老师发现。

其实，阿川还是非常喜欢数学课的，这方面他大概是得到了父亲的遗传，数学对于阿川这样的脑袋瓜简直可以说是易如反掌。有的时候，他感到小朱讲了上半句，他就已经猜出了下半句，仿佛那些公式、定理先天就在他的脑海里了。这是他的数学天才的方面，然而这也是他感到悲哀的方面。

也许天下像阿川这样的克隆人都会有这样的悲哀：对自己的才能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对自己的命运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他们的才能就是父亲的才能，他们在这个世界能从事什么职业似乎已经天生注定。阿川常常会对着镜子不断地看自己，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他的耳朵……他的一切都 and 父亲的一模一样，镜子里的阿川和墙上父亲的照片几乎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墙上的照片显得老一些，而镜子里的影像还是一个少年。

实在找不到和父亲的差异了，阿川就伸出舌头，他想也许他的舌头

和父亲的舌头是不一样的吧。其实所谓克隆，就是“完全照样复制”，他就是父亲的复制品，自己的长相、自己的智力、自己的气质等等和父亲是一模一样的，他和父亲根本就是一人，完全没有差别。

那么自己的未来呢？是不是自己的未来就是父亲的现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仿照自己的父亲重新生活一遍吗？父亲常常说：你来到世界就是代替我活下去的，我要看到你活得幸福，活得比我更好。可是，阿川想，如果我是父亲的复制品，那么我的命运怎么会比父亲更好？

终于挨到下课，可以回家了。班长喊了一声“起立”，阿川一边站起来和着大家喊“老师再见”，一边把课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地叠好，放进书包的最里层，又把练习本合起来，收进书包的外层，最后将铅笔、圆规、橡皮归拢到文具盒里。阿川就是这种性格，做事情总是慢条斯理、一丝不苟，这一点和父亲也一样。他们不仅在外表而且在内心都是一样的。

往常，阿川做这些的时候，可儿已经在边上等得不耐烦了，她会一个劲儿地催他。然后他们一起开着阿川的核子车，到水厂买水，可是今天他只能是一个人了。

可儿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做事却大大咧咧，走路风风火火，力气比阿川还大。阿川总是很羡慕可儿的体格，那么壮实，那么健美。他想，要是自己不是父亲的克隆，而是像可儿一样是一个试管婴儿就好了。

可儿的母亲和阿川的父亲一样是人脑智能研究所的科学家，他们常常一起工作，关系亲密异常，却都没有结婚，阿川的父亲林朗选择了克隆（无性生育），养下了阿川，而可儿的母亲安桐选择了人工受孕，产下了可儿。他们都曾各自问过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什么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结婚生育，让他们父母双全，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呢？阿川父亲的回答是，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完全像他，能够确定地遗传他的属性。他叫林朗，他希望生一个真正的阿川，这样他就不用担心阿川的智力水平、身体状况了，而自然生育，就不能做到如此精确地控制，也许阿川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能智商很低，可能体格很差，说不定还





有先天疾病。而安桐的回答是她希望未来的可儿有她的智商，又有运动员的体格和相貌，所以她选择了运动员型的精子提供者，而可儿就是这样的结晶。

但是，阿川却常常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说真话，这里还有其他什么秘密。要知道，虽然这是二一〇一年，人工试管婴儿和人类克隆技术自从一个世纪之前诞生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日臻成熟，比较于人类的自然生育，的确有各种各样的优越性，不过，真正选择人工试管婴儿和克隆的毕竟是少数。

父亲和安桐阿姨之间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只是他们不愿意说而已。虽然，阿川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证据，可是直觉让他对此很肯定。要知道，他是父亲林朗的克隆，他们在感觉上几乎是相通的。一次林朗在外地受伤，崴了左脚，那天，阿川的左脚竟然也隐隐地疼了一个下午；林朗喜欢用计算机制作音乐，阿川也喜欢；林朗喜欢游泳，阿川也是个游泳迷……至于对人，也差不多，林朗喜欢什么人，阿川几乎都能感觉得出来。

可是，父亲和安桐阿姨为什么不结婚呢？要知道他们是那么要好。

阿川闷闷地跟着同学走出了教室，有个同学喊他去“碧浪水吧”潜水，他也像没有听见一样。今天，他要去看可儿，她是从来不旷课的，怎么今天突然缺课了呢？他一个人来到停车场，在车的右把手上握了一下，核子车就启动了。原来这核子车用的是指纹自动识别技术，对于车的主人来说，只要将自己的手握到车把上，车就自动地开启了。这车看起来和二十世纪的助动车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那时候，人类的动力资源主要是汽油，所有二十世纪的助动车发动机都是用汽油的，而现在，经过人类的过度开采和滥用，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煤炭资源已经彻底枯竭了，人类的动力资源主要来源是核能。这会儿，阿川的核子车用的就是核能，提供能量的是一个核子电池，只要装一次燃料，这个电池就可以连续工作五十年。虽然核子车没有什么有形的污染，但是，核子电池却

有辐射的危险，所以市面上真正用这种车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人乘坐城市地铁和轻轨，只是，阿川的家住得实在太远。

阿川先来到水厂，拿出水票，他发现水票上这个月的计划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下江市用水非常紧张，虽然这里叫下江，处于长江的下游，到处是水，这些年又是丰水年，四处都在闹水灾，下江市周围河流水位已经高过市内街面一米多，可是这些水都被污染了，不能食用。现在，下江市的食用水都是利用二〇〇〇年开工建设的西部天然气东送管道从棉江和清河上游输送来的，当初这条横贯全国的管道是用于输送天然气的，现在天然气已经开采完了，人们设计了新的方案，用来做西水东送。西部工业企业比较少，污染也少，虽然西部也缺水，但是，毕竟还有水可用。而下江市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可以喝。

阿川从核子车的后架上取下水桶，放到水龙头下面，然后拿信用卡在刷卡机上刷了一下，一股清水哗哗地流淌了出来，注入了桶里。3200元，5加仑，两个人每天的最高限额。现在父亲每月工资有三分之一用在买水上。

回到自家楼下，阿川先按响了12楼可儿家的对讲门铃，按了四五分钟没有人接。也许可儿出门了？阿川疑惑着乘上电梯，来到102层自家门口，掏出钥匙打开房门，一下子阿川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满目一片狼藉。沙发倒在地上，皮面被人用刀子划得一条一条的，黑洞洞地豁开了嘴，像是一个躺在地上垂死的人在大喘气，桌子四脚朝天地斜搁在沙发上，桌底玻璃饰件映着窗口反射进来的夕光，白惨惨的像死鱼的眼睛，电视机也被开了膛，像是已经屠宰了的鸡。

阿川冲进爸爸的书房，首先看到爸爸的手表躺在地上，表面上的玻璃已经碎裂，看上去像是被什么人在上面踩了一脚。再看，架上的书扔得满地都是，书桌的抽屉一个一个都打开着。他走到爸爸的书桌跟前，在爸爸的台式计算机的电源按钮上按了一下。以往，只要爸爸离开家，总





是会在计算机中给自己留言的，如果爸爸不在家，那么这台计算机就是爸爸和他惟一的联络工具了，爸爸总是每天用E-mail给他发一封信，告诉他爸爸今天做了什么，然后要阿川回信，告诉爸爸自己做了什么、读了什么书、做了什么作业等等。

但是，今天却是奇怪，阿川接连接了两次 power 按钮，可是计算机只是完成了记忆体检查程序就停了，并不启动。这是为什么呢？阿川打开机箱，发现里面的硬盘已经被人拆掉了，这是怎么回事？计算机系统由硬件和软件组成。计算机硬件由中央处理器 CPU、输入输出设备、内存等构成，内存又分为内存储器和外内存，硬盘是固定在主机箱内常用的外内存，是计算机储存资料的地方，爸爸进行人脑智能研究的试验资料几乎都存储在这里，谁会需要这些资料呢？

爸爸外出的时候常常用一台手提电脑，这几天，爸爸在家，也常常会开机，会不会爸爸在手提电脑中给自己留了言呢？阿川发现爸爸的手提电脑也不见了。

一种恐慌的情绪一下子涌上了阿川的心头。怪不得今天总是心神不宁，连上课也没有心思，原来是要出事。阿川有点儿想哭。

爸爸到底去了哪里呢？

平常，爸爸不在家，家里有什么事，阿川总是到楼下去找安桐阿姨，现在阿川又本能地下楼，走进电梯他才想起刚才安桐阿姨家里也没人。不过既然已经来了，就过去看看吧。

阿川走出电梯，在可儿家门口停下，喊道：“可儿！可儿！”

可是，除了走廊里的回音，屋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

阿川只好又回家。他走进自己的房间，看到自己的房间也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会儿他没有心思收拾。他脱了鞋子，爬到自己的榻榻米上，蜷缩到角落。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起了雨，下江的天气并不好：夏天特别热；

冬天却冷得人骨头缝里都想打哆嗦；而且梅雨时节天总是阴沉沉的，十天里有九天会下雨，三月以来几乎没见过什么太阳。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了，这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三月的时候是毛毛细雨，接着是七月的瓢泼大雨，下来就是十一月的凄风苦雨。

阿川就这样蜷缩着，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梦里，他仿佛到了一个山洞里，头上有强烈的灯光，照得人脑袋生疼，石壁上正在往下渗水，脚下有“滴滴答答”的水花溅起。他看到爸爸被绳子绑着，坐在一块石头上。爸爸的水晶眼镜歪斜着，差不多就要掉下来了。他想走过去，把爸爸的眼镜扶扶好，但是，这个时候从爸爸的身后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一把抓住了爸爸的衣领，把爸爸高高地凌空举起……阿川惊叫着醒了过来，才发现这是一场梦。

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下來，屋子外的雨小了，透过窗户看过去像是雾。只有路灯的光晕周围能看到雨，其他的地方全是黑暗。

阿川伸了一下腰，他感到全身酸痛难忍。突然，他看到客厅里有人影晃动了一下，会是什么人呢？爸爸回来了？不会。他一下子警觉起来，悄悄地从床上滑到地上，又从抽屉里拿了一把螺丝刀，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卧室的门口，发现客厅里已经被整理干净了，沙发复了位，上面还铺上了布，倾倒的餐桌也已经摆正，上面还放着面包、牛奶、苹果，似乎有人正在准备晚餐。

阿川正在疑惑之际，一个人从厨房里出来了，手里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

见到阿川在卧室的门口探头探脑，可儿大声叫道：“你个死阿川，还不快点儿帮忙，难道你只会吃白食不成？看你，家里弄成什么样子，也不收拾收拾。你个大男生，一点儿用也没有，还要我来帮你，也不懂得帮帮我。”

说着说着，可儿把汤往桌子上一放竟然哭了起来。往常，可儿骂阿川，阿川总是低头认错了事。好男不跟女斗，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阿



川和可儿在一起时的处事原则，他用这一原则和可儿相处得还算成功。

他知道可儿好胜，处处想证明自己，处处好显摆自己，别人不让着她，只有自己让着她了，谁叫自己是可儿的朋友呢。可是今天可儿哭了，这倒是头一回。这小丫头好胜争强，不到真的不能控制自己，是绝对不会哭出来的。阿川走到可儿的跟前，尴尬地站着，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是个大笨蛋，连安慰人都不会，要不你就是一个木头，根本就是木头。”

可儿越发哭得伤心起来。

“你还是别哭了。”阿川憋了半天终于说出了一句话。他搓着手说，“有什么事，你和我说说，我会帮你的。”

没想到，他不问还好，一问，可儿哭得更厉害了：“跟你说有什么用。你还不是不一样。”

阿川突然想起来，连声问：“对了，你今天怎么没去上学？和我一样？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乱得一塌糊涂，妈妈的衣柜、书橱都被人翻过了，我就到处打电话找妈妈，可就是打不通。于是，我就一边整理，一边等妈妈回来，但是，没过多久，进来两个人，他们用一块手帕蒙在我的鼻子上，我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接着就昏过去了，直到刚才我醒过来，才发现我被那两个人放在了壁橱里。我就上来找你，看到你的门开着，你在床上睡着了，睡得像个死人。”说完，可儿接着又哭。

“我这不是醒了吗？”阿川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别人。

“醒了，醒了，可你还不是像睡着一样没用！看你，连整理个家都不会，你看你蜷缩在榻榻米上的样子，哪像个男子汉。”

“我本身就不是男子汉嘛，我不过是一个男孩而已。”阿川嘟囔道。

“你还好意思说，你的性格怎么会这样？”

“还不是爸爸生的？”阿川说，“这能怪我吗？就像你的性格，哪有一点儿女孩子的气息？大大咧咧的，像个老爷们儿。”

“算了，不和你吵了。我们还是想想怎么找他们两个人吧。”可儿突然镇静了下来。

“我觉得应该报警，一定是出事了。以前我爸爸出门总是给我留言的，这次家里翻得一塌糊涂，手表还掉在了地上，你看呢？”

“你爸爸让手表掉在地上，并且踩了一脚就是为了给你一个信息，他是被人绑架出去的。”可儿想了一想，继续说道，“可是，怎么会一点儿征兆都没有呢？”

阿川听她这么一说，突然想起这几天爸爸一直闷闷不乐，好像有什么心事。“要不，我们再找找看，会不会发现什么有用的信息呢？”说着，他“刷”地一下站起身，往爸爸的卧室里跑去。

他一边在爸爸的床头柜里找一边对可儿说：“爸爸有用笔记本写日记的习惯，会不会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方面的记录呢？”这个时候可儿也跟了过来，她说：“对了，大人有什么心事，不愿意对别人说，更不愿意对我们小孩说，但是常常会在日记里写出来。”

果然，在床头柜里，他们发现了一本黄色丝绸封面的日记本，里面正是林朗的日记。可儿一把将日记夺到手里，翻开，从最后面的一页开始读了起来。这一页写道：

“我知道他们会来的，现在，就让他们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黄河不出事，他们就别想得逞。”

这一天的日记就只有这一句话。看到这句话，他们如堕五里雾中，“他们”是指的什么人呢？“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他们继续向前翻阅日记。

等到将日记全部读完，他们发现，林朗和安桐作为人脑智能研究所的业务骨干，正在负责人脑智力改善的研究项目，他们的研究项目是计算机芯片植入对提高人脑智能、改善人的意志力的影响。现在，他们已经获得了一期研究成果。两年前，这项技术在两名志愿者身上试验获得了成功。他们将特殊生物材料做成的人工智能芯片植入志愿者的脑中，



志愿者就立即获得了人工智能芯片中所贮存的知识，理论上说他们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上知识最丰富的人。也就是说这项发明为人类减少学习时间、增强学习效果带来了福音，如果投入实用，人类再也不需要像现在从幼儿园、小学、大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那样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学习二十多年了，人们可以有一个轻松的完全在玩耍中度过的童年，只要在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接受植入生物人工智能芯片，就可以完成以往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无法完成的学习任务。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知识量也在呈几何级数增长，原始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一年就能学完，而且这些知识是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会的。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已经相当的丰富，学习知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难度，知识结构变得复杂，不是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轻易地掌握了，这种情形下，奴隶社会之后人类就出现了专门的脑力劳动者。有些知识只有这些专门的人才能学习和掌握，而一般的人已经无力掌握这些知识，这些专门人才就叫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人类的知识就是经过这些专门的知识分子的继承、发扬、传播而得以保持和发展的，而一般大众却和这些知识无缘。

到了现代社会，人类的知识量更是丰富。从历史上看，人类数千年文明积累的典籍浩如烟海，一个人要想掌握全部人类已有的知识几乎是做不到的，单单是通读这些典籍就几乎不可能；从现实生活来看，个人在现代社会生存、工作所需要的知识越来越多，原始社会一个人生来就是工作者——他依靠他的本能就能工作了，而现代社会一个人上二十多年学也只能是一个初级的工作者。因此每一个现代人在学习上所花费的时间也都呈几何级数地增长了，难度增大了，时间加长了，收效却越来越小。

从上述情况出发，林朗和安桐创立了芯片植入智能的研究，而且在两例志愿者的试验中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将这项研究公开，也没有将它投入更广泛的试验，原因是伴之于这种知识的植入，如果道